Research on Digital Technology-Driven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Weihao Chen[1] Zhaochang Ren[2] Jinjiang Yang[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01,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01,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serves as a critical measure for advancing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alizing the equalization of urban-rural public servic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building a Digital China, digital technologies including the Internet and big data are continuously extending into rural areas, bringing new opportunities to address such challenges as spatiotemporal constraints and imbalanced resource allocation confronting traditional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Based on the realiti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empowering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expanding communication boundaries, enriching cultural supply, and optimizing urban-rural resource allocation. It summarizes practical bottlenecks in current rural development, namely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localized digital cultural content, and inadequate digital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among rural residents. To tackle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optimization proposals including improving digital hardware facilities, developing digitally-enabled cultural content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ing rural residents' digital literacy. Combin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Azhodi Village, it explores distinctive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rural culture.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rural revitalization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研究

陈韦豪[1] 任兆昌[2] 杨金江[2*]

1.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201
2.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201

摘要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抓手。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不断向乡村下沉，为破解传统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时空约束、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本文立足国内乡村发展的现实情况，分别从拓宽传播边界、丰富文化供给、调整城乡资源配置三个层面解读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内涵，归纳现阶段乡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数字基建发展不均、本土化数字文化内容供给欠缺、农民数字应用能力有待提高等现实难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补齐数字硬件条件、开发乡土特色数字文化内容、加强农民数字素养培育等优化思路，同时结合阿着底村的建设实践，讨论乡土文化数字化转化的特色实践路径。

关键词

数字技术；公共文化服务；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品牌项目“乡村文明建设推进西部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5-PP-12）。

【作者简介】陈韦豪（1999-），男，中国云南大理人，在读硕士，从事农村发展研究。

【通讯作者】杨金江（1970-），男，中国云南禄丰人，教授，从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基层干部教育培训、乡村振兴人才研究。

1 引言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更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基层落地生根的重要载体。作为普惠性、基础性的公共事业，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承担着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培育文明乡风、凝聚基层社会共识的重要职能，是补齐城乡公共服务短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伴随数字中国建设战略的纵深推进，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等数字技术持续向乡村基层渗透，深刻重塑了

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的传播形态、供给模式与服务机制，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创造了全新的时代条件与发展契机。

受长期城乡二元发展结构影响，我国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呈现明显的城乡不均衡格局，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普遍存在资源存量不足、服务覆盖有限、内容形式固化、阵地利用低效等现实问题，难以适配新时代乡村发展进程中农民多层次、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传统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以线下实体供给为主，受地理空间、人力资源、运营成本等多重因素制约，偏远乡村、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渠道不畅，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落地效果受限。而数字技术的普及与落地，有效突破了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局限，为化解乡村文化建设短板、激活乡村本土文化内生活力提供了核心动力。

基于此，本文结合基层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现实现状，系统梳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价值与现实梗阻，依托国内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成熟实践经验，探索贴合乡村发展实际、适配农民文化需求的优化提升路径，以期为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2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意蕴

2.1 打破时空限制，拓宽文化传播覆盖范围

传统建设模式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以乡镇文化站、村级活动室、农家书屋等线下阵地为主要载体，资源供给和群众参与均受时间、空间约束。我国乡村地域辽阔，西南、西北山地村落居住分散、交通条件有限，定点式线下服务难以惠及全部群众。不少偏远乡村文化供给不足，农民获取资源、参与活动的渠道受限，基本公共文化权益无法得到充分均等保障。

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公共文化服务固有的时空壁垒。依托云端平台与智能终端，政策宣讲、红色文化、科普知识、文艺展演、乡风宣传等内容得以常态化广泛传播。农民通过手机、智能电视便可自主获取文化资源，不再受制于线下阵地的开放条件。数字化服务填补了偏远乡村的文化供给缺口，扩大服务的基层辐射范围，推动普惠文化资源向乡村下沉，助力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全域覆盖与全民共享。

2.2 丰富文化供给，充盈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随着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当前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从“外部输血”向“内生造血”转变的关键阶段。[1]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为乡村公共文化内容体系的升级完善提供了重要突破口。数字化平台能够整合各级公共文化资源，将红色教育、非遗传承、民俗展示、农业科普、法治宣传等内容输送至乡村，改善本土文化资源不足、内容类型单一的问题。短视频、直播、云端课堂、VR体验等传播形式契合农民尤其是农村青年的信息接收偏好，可以调动群众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助推乡风民风培育，巩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基础。

2.3 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城乡文化均衡发展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使公共文化资源明显向城市倾斜，优质人才、阵地和内容大多集中在城市。乡村则总量偏少、质量不高、更新迟缓，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突出，成为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短板。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城乡均等化，既关系社会公平正义，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通过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可实现城市优质文化资源跨区域、低成本、高效率向乡村流动，打破优质文化资源的地域垄断，让乡村农民平等享受与城市居民同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时，数字化平台能够盘活乡村本土文化资源，推动特色资源数字化转化，促进城乡文化双向流动、互补共生，从而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发展差距，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高质量发展。

3 乡村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3.1 数字基建布局不均，硬件支撑能力薄弱

数字基础设施是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前置基础和硬件保障，其建设水平直接决定乡村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的质量与效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6年2月发布的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69.5%，城镇地区则达到85.1%，[2]城乡之间仍有明显差距。尤其在西南山区、边疆民族地区，数字基建短板较为显著。偏远山区、深度村寨普遍存在网络信号不稳定、宽带速率偏低、智能文化设备配备不足等问题。同时，部分乡村存在数字基建“重建设、轻管护”的问题，基层文化阵地配备的硬件设施长期缺乏专业运维，设备老化、故障闲置问题突出，导致已建成的数字基建难以发挥实际效用。

3.2 数字内容供给单一，本土特色挖掘不足

内容供给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环节，也是决定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关键因素。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否真正形成吸引力、产生实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化内容是否优质以及是否贴近基层实际。当前，全国乡村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已整合了海量公共文化资源，但从供给结构来看，粗放式的内容投放仍较普遍，真正适配乡村发展、回应农民日常需要的优质本土化内容明显不足。多数数字化文化内容属于城市通用型资源，其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和风格

形态与乡村生产生活实际存在距离，同农民的审美习惯、文化需求及认知水平也不够匹配，难以引发基层群众的情感共鸣和参与意愿。由此，平台虽然具备资源规模优势，却容易出现“有资源、缺适配”“有数量、缺质量”的供需错位，内容的传播力、使用率和服务转化效果均受到制约。

3.3 农民数字素养欠缺，阵地效能整体偏低

农民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受众与参与主体。农民群体整体的数字素养水平较低，城乡居民的“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是制约数智技术赋能乡村文化建设的关键短板。[3]在乡村人口老龄化、留守化背景下，中老年与留守群体的数字能力尤为薄弱，多数人难以掌握线上文化平台、数字书屋、云端课堂等工具，对数字文化资源的获取、使用和传播明显不足。

与此同时，面向农民的数字技能培训尚不健全，内容零散、形式单一，多停留在基础操作层面，较少涉及资源运用、网络文明素养和文化传播等深层内容。数字素养欠缺，使不少乡村数字文化阵地和资源处于闲置状态，农民难以真正参与数字化文化建设，基层文化参与的内生动力不足，数字化阵地效能随之减弱，文化惠民、文化育人的目标也难以充分实现。

4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优化路径

4.1 补齐数字基建短板，夯实文化服务硬件基础

针对乡村数字基建布局不均、运维薄弱的普遍问题，需坚持政府主导、统筹规划的原则，加大对偏远山区、民族地区乡村数字基建的政策与资金倾斜力度，持续完善乡村宽带网络、5G基站、智能文化终端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乡村数字网络全域稳定覆盖。

在硬件建设的基础上，同步搭建基层数字文化设备长效管护体系，细化乡镇文化站、村级文化阵地的日常管理职责。通过配置专兼职运维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网络调试、故障更新等运维工作，有效解决基层数字设备闲置、故障停用、管护缺位等现实问题，保障数字化文化服务能够常态化、规范化开展。

4.2 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构建优质数字内容体系

针对乡村数字文化内容同质化、本土化缺失的问题，乡村文化建设应当立足自身地域禀赋与民族文化优势，深度挖掘本土优质文化内核，搭建适配基层群众实际需求、凸显乡土风貌的数字化内容体系，推动公共文化供给从粗放式的批量推送，转向精细化、精准化的靶向供给。全面摸排梳理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风情、红色文脉、农耕文明与优良乡风等特色资源，联动高校科研团队、文旅专业机构、新媒体平台等外部优质力量，对零散的本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整理、艺术加工与数字化重塑，逐步搭建兼具地域特色与人文温度的精品数字文化资源库。

云南石林阿着底村的数字化探索，为乡村本土文化的数字化活化利用提供了成熟实践样本。该村作为国家级非遗《阿诗玛》的原生传承地，借助高校科研、政府专项技术团队等外部资源赋能本土文化建设，对撒尼族传统歌舞、阿诗玛叙事史诗、民族手工刺绣与乡土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改造，通过线上公益展演、云端文化课堂、数字民俗展馆等多元形式，将小众的民族本土文化转化为大众化、可传播、可共享的数字文化产品。这一做法既有助于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文化遗产，缓解本土文化失传、沉寂的困境，也拓展了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维度，更好地回应了民族地区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4.3 强化数字素养培育，激活基层文化内生动力

农民数字应用能力有限、参与文化建设主动性偏弱，是制约乡村公共文化数字化提质增效的内在因素，有必要开展常态化、体系化的数字素养培育，提高群众数字化实操能力，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基层政府与文化部门应搭建长效数字技能培训机制，结合农民认知水平与实际需求实施分层教学。

人才培育层面要兼顾外部引进与本土挖掘，扶持乡村本土数字文化带头人，发挥示范作用带动更多农民参与、享用数字文化成果。数字素养的提升能够破除群众参与障碍，推动农民从服务接收者转向文化的体验者、传播者与创作者，盘活基层文化阵地，提高数字化服务实效，涵养乡村文明风尚，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全面振兴提供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1] 赵黎,苑鹏.创造农民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内涵特征、发展实践与推进策略[J].重庆社会科学,2026,(6):64-79.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6-02-05)[2026-07-10].https://cnnic.cn/n4/2026/0304/c88-11549.html.

[3] 陈东琼,李婷婷.数智赋能乡村文化建设的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农业考古,2026,(3):5-14.